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一度風流千貫錢

月老姻緣簿上，一曰緣，二曰貌，三曰財。有一於此，須天下之紅粉青衫，無不可作有情眷屬。然緣盡則止，雖白首曾盟，綠窗已字，成陌路也。試舉一事以實之。

浙寧望京門，有某氏女者，芙蓉出水，楊柳臨風，阿環之苗裔也。芳齡□八，待字閨中，東李西張，肥錢瘦趙。得婿良難，迄無成說。一日寧之西門外天寶社演劇，菊部大佳。觀劇者如火如荼，幾幾乎萬人空巷，鬥新妝也。女椿萱並茂，弟已成童，日罄室往，門加鑰焉。場有紈綺少年某，觀之，以為驚鴻游龍，不足喻也。眼溜眉波，色授神與，就女旁木立。向午，有饗女者，女出柔荑，春蔥不啻。少年更魂魄都酥。女淡餅餌，膩流袖上，舉手向後，舌舔油污，餘食固猶然在玉指中也。少年見手澤口澤，驚喜欲狂。見其持餌向後肩，以為與己，因誦「匪汝之為美，美人之貽」句，接而啖之，女回顧，紅潮漲頰，怏怏特甚；於是乘興而來，興盡而返，挽母歸。母興高采烈，不能捨去，遣弟送姐，弟猶有童心，到門即去，不忘優孟衣冠也。

少年尾女。啟鑰，弟去，竊喜。知屋內杳無其人，披幃入曰：「蒙卿惠賜，食德飲和，敬從魚軒，乞卿教我。」女驚魄不定，半向無言。少年擁女求歡，女又憤又羞，乍驚乍喜。蓋以少年，似曾相識，固寧城之多金季子也。卿須憐我我憐卿，半推半就間，已諧好事。嗣江上峰青，曲終人散，母拔關入，女正與少年酣睡未醒。殆兩軍對壘，主客皆疲；嗣息鼓偃旌，再圖接戰。不圖為母氏所覺。時伊父尚道途僕仆也，少停，返，母迎問曰：「日之夕矣，亦作知還之鳥乎？倘女室有人，作韓壽之偷香，將何以處？」女父以語無倫次，姑漫應之曰：「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。如男子未婚，女子未嫁，字之而已。」即告以情節，喚女起，跪而自投。備審少年邦族，知中饋猶虛，即妻以女，曰：「始亂之，終成之，唯子而已。吾不忍使中郎弱息，作春風別嫁也。雖然，必有以報我。」著少年書券三紙，共錢一千貫，俾作嫁資。一俟清償，央媒行聘；三星在戶，即妝女出閣時也。少年急於踐約，今秋，已全行歸楚。央媒作撮合山，則以齊大非偶，已別字鄉人矣。

某隨得心疾，每咄咄書空，曰：「風流一度，出資千貫。」語不絕口。嗟乎！□年待字，緣深五百年前；一夢曾酣，緣了三生石上。前則交無一面，鳳翥鸞翔；後而締有百年，鸞離鵲別。主姻緣簿者，何嘗不願有情人成眷屬，須天下士無別離也？然而各有前緣，不能強也。是則緣之一字，為不可誣矣。